

世事

赵树林

著

小说以古城为背景，马家三代人为主线，从新中国成立前写到当今时代，跨越近百年历史。通过离县城很近的农村庄户人家，从农转商、从商转农、从农再转商，经过许多离奇曲折的故事，终于转出了马门中一个觉醒的文化人……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世事

赵村林

著

小说以古城为背景，马家三代人为主线，从新中国成立前写到当今时代，跨越近百年历史。通过离县城很近的农村庄户人家，从农转商、从商转农、从农再转商，经过许多离奇曲折的故事，终于转出了马门中一个觉醒的文化人……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事/赵村林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-7-5108-0515-8

I. ①世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3553 号

世 事

作 者 赵村林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 13. 5
字 数 388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515-8
定 价 38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楔子

约在四千年前，有人类远祖尧姓，因其德胜，被先民推为部落首领，即史记之尧帝。尧当初封地本属陶界，因遭天灾洪水泛滥，陶地全然夷为一片汪洋，古称晋阳湖。尧帝无奈！只好迁都临汾，其地自然成为今之大尧庙所在。日后，陶地经禹治水恢复原状。尧帝归天，后人为念其功德，决定在尧当初之封地兴建城邑。以示尊祖！尧裔带领一帮众人选址，来到陶地汾河边沿。偶然发现河岸上有一只大金龟缓慢爬行至现存陶城地界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神龟倏忽不见。人们左右顾盼，杳无音信！大家都认为此乃天兆，尧祖显灵理当在此兴城。尧裔即令随从就地破土立基，动工筑城。取神龟之吉意，引据河图洛书、结合先天易理。历经数载，造就了一座原始的八卦龟寿城。

（以上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比较完整的县城——本故事的发源地“陶城”的神奇传说。）

如今的陶城，虽比不上四大京都、苏杭二州等名胜古迹，却也有它独特的诱人之处，加上附近还有两座历史悠久、闻名遐迩的寺庙。当地的特殊景象，吸引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游客，一年四季来这里旅游观光，乃至求神拜佛烧香许愿的人，络绎不绝流连忘返。

陶城的布局非常独特，整体呈乌龟形状。城墙方圆十里，总共有六道门。除南门和下东门是直进直出外，其余四道门都是弯的。南门直出为龟头，左右两边分别各有一井，乃为龟眼。北门为龟尾，东西四道门分别为四条龟腿。下东门直出，城外有一条河叫惠济河。距城东十五里地的冀郭村，村内有一座古庙，庙中建有一座大塔。惠济河水隐喻一条绳索，绕着塔转了一圈，河水

由东向西，通过与古城一脉相承的九眼桥与护城河连接，就算是把大龟牢牢地拴在了塔上。想是拴着的大龟要跑，用河绳牵着的下东门龟腿是被拖直的。六道城门上都筑有城楼，周围城墙上隔一段还建有一座小楼，一共七十二座。环城垛口总计三千。小楼和垛口的数目是按照孔子的学生“三千门弟子七十二贤人”设计建造的。因陶城的总体布局为乌龟形状，就有许多人说，这座龟城是应了万年龟寿之吉意，才能有幸跨越千年历史、经过数番劫难，比较完善地保存下来。特别是耸立在城中心的市楼，在有关部门的重点保护下整个完好无损，与市内众多古建筑相比，更是显得金碧辉煌、鹤立鸡群。楼下有一口井，传说里面藏有金马驹，故名金井楼。

刚进西门的右面，残存一处土台，原来上面盖有楼阁，称为凤凰台。传说，古时候凤凰台上曾经落过真凤凰，故而得名。城内四大街、八小街、七十二道蚰蜒巷；街街不同、巷巷有别：什么葫芦肚啦！阴蛾巷啦！其名称来源全有一段小故事。鸟瞰城内街道的总体布局，实为一个完整的大繁体寿字。原建的“文庙武祠、阴阳二衙”左右对峙；以及四大街两旁的古建筑民舍，参差不齐、风格迥异。旧时的各种赁当票铺、门面字号，大都保存完好有迹可寻。再往八小街，虽左拐右弯、略显残缺，大体上也还说得过去。深究七十二巷，却由于古人的着实难为，加上今人的胡乱折腾，现已变得杂乱不堪，让人迷惑不解、晕头转向、很难理出个总的头绪来。……世事大概如是！

像陶城这样保存完整、极有讲究的古县城，在当今国内十分罕见。许多电视台拍古戏，大都千里迢迢到这里来选外景。一些有哲学头脑的游客逛到兴头上“触景生情”不免会联想追寻，当年在这里生活的古人之踪迹。当时城内最热闹的东大街，一个小十字口的路南有三间店铺。解放后曾开药店多年，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涂刷，眼下变成为棕黄色的油漆门脸。这座普通门面，一般人走到跟前并不在意。唯一一马姓人家的后代，许多年来，每每路过这家店铺门前，总免不了偏转脸多看两眼；暗自寻思，这里曾发生过他家上辈人的一段不平凡故事；那重新涂刷过的门板下面，留着他祖先当年的许多指痕……

第一章

故事的起源，须从马家近代老祖马吉祥说起：马家祖籍原在陶城北门外五里地的拱极村。马吉祥父母早亡，全靠叔父抚养成人，由此早早就自立起来。他天生聪明善良、勤劳俭朴。凭着一身力气和正气，开始挑担推车、走街串巷做小买卖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竟然在城内立住脚，闹成一座不大不小的百货日杂铺，并请人起了个字号叫“日月昌”。马吉祥生性耿直，与人打交道从来都是说一不二，赢得大多数顾客的信任，没多久时间就把个本钱不大的铺面搞得红火起来，不但是在陶城内小有名气，并且和邻县的几家大商户也有了来往。

随着日月昌的兴盛，马吉祥的岁数也就老了。膝下三子三女都已长大成人。三个儿子，老大身材矮胖，四方脸、厚嘴唇，生性比较老实。老三体态适中，眉清目秀、寡言少语，有点像文弱书生。唯有老二虎儿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、眼睛不大却很有神气，天资聪明、知书达理。马虎儿不但办事果断，并且还喜欢舞弄几下拳脚，明显有股男子汉的阳刚气度。父亲对他特别器重，把继承祖业的希望寄托在老二身上。老汉临终前，把兄弟三人叫到跟前说：“孩儿们，咱们家能闹到今天这种地步，实在不易。到此为止，爹是怕不行啦！爹死了以后，你弟兄们一定要齐心协力管好家业。千万不敢胡乱折腾！古人常说‘人不走险掉不进沟，知觉者常乐！’只要你们能兢兢业业地守住爹闹下的这点家底，就足够你弟兄们这辈子过的。还有，你弟兄们一定要记住，人生在世，无论走到何种地步也不能做亏心事。人要做了亏心事，迟早都会遭受老天爷的报应，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，将来是要吃大亏的。切记！切记！”末了，又把其他俩儿支出去，单独

握住老二的手说：“孩子，常言道‘知子莫若父’。我看你们弟兄三个唯有你聪明能干，遇事能拿得起放得下。说实话，爹看重的是你，不放心的还是你！爹心里最怕成也……”马吉祥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只说了半句话，便恋恋不舍地闭上了双眼。

父亲究竟还想对他说什么呢？马虎儿含着泪水想了半天，也没理出个头绪来。老大和老三心里也在想：“父亲临死前说什么来？”特别是老大媳妇和老三媳妇，她们心里想得更多……弟兄们忙着办完丧事，便开始做新的打算。一切自然是以拿得起事来的马虎儿为主。当年的马虎儿年轻气盛，受父亲的重托，自然有点飘飘然的感觉！这一天吃过早饭，他把老大老三叫到一起，商量以后的发展计划。马虎儿心直口快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父亲一生勤劳俭朴，就是有点胆小。能闹成今天这个摊子真不容易！咱们虽然是亲弟兄，可将来总得有分开过的时候。我怕在一块儿时间长了弟兄们闹下不好。倒不如趁着现在大家都年轻，开始打往后的底。我想在离城远点的大村镇再设两处分店。刚开始先三位一体相互关照，闹腾上几年，等时机成熟了再各把一关。俗话说‘同行是冤家’，这样，也可避免以后自家人在一处相互拆台。你们觉得我这想法如何？”老大和老三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咱爹临死前都托付给你了，你看着办吧！我们俩没啥。”马虎儿说：“那好吧！咱们说干就干。从今天上午开始，先把店里现有的货物和账目核对一下。不管好歹，心中先有个底，然后再计划下一步工作。”弟兄们马上动手，加上管账的王先生还有两个伙计。大家忙忙碌碌，直到深夜才算基本结束。

整理了一天，弟兄们都累了，吃过晚饭连脸也懒得洗，三个人全在账房里和衣睡下。老大和老三一会儿就进入梦乡。马虎儿因心中有事，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他在想第二天店里的营生，该先干什么，后干什么。需要考虑的太多了：出去看地方，联系货源，准备做水柜货架，找人等琐事。想着想着，朦胧中感觉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辨不情面貌，印象中恰似其父。正疑惑间，听到一声熟悉的喊叫：“虎儿！”马虎儿这才明白，站在面前的人正是他爹。当时，全然忘记父亲已经去世。便问：“爹！你老人家叫我有啥事？”老人说：“爹对你不大放心！有几句话想和你说。虎儿，你一定要记住爹说的话，世上的许多事，都是过

后人才会醒悟，可要完全明白还须下去了。你虽然天资聪明，但对世事是不通的，世事不通，祖业难保！爹特别告诉你，世上凡事都是有报应的；可惜凡人只知道六十年为一辈，而在纷纷杂杂的世事中有谁能看清‘六六三百六十年’？人的善恶所为生生不息、冤冤相报，都将在这一大方圆中得到平衡。此乃天地间的玄理妙机！活在世上的凡人永远不会明白。爹说这话，是想让你活着明白点。爹说的话你要切记！”

听到最后三个字，马虎儿猛然醒悟：“哦！刚才是死去的爹对他讲话。”惊得他一下子坐起来。虽然是亲爹，但人死成鬼，未免也有些害怕。由不得打了个寒噤！心突突地乱跳，顿然全无睡意。随手推醒旁边睡的老大老三。老三揉着眼问：“二哥有啥事？”马虎儿将刚才梦中的情景说出。两人迷迷糊糊听完，却没有十分在意。老大说：“梦中的事不可信！”老三口中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，就又倒头睡下。由于这个梦比较奇怪，影响马虎儿一晚上都没睡好。然而，毕竟是个梦，第二天在老妈跟前磨叨了两句，便开始安排别的营生。马虎儿吩咐说：“大哥，你和二成还有王先生，守着铺里的事，把清点过的东西都整理好。最要紧的是把账记清，千万不能闹下差错。我到附近县城去寻找地方，老三去西村咱姑姑家和梁家堡咱姨姨家，先和她们提前打一下招呼，看他们家能不能抽一两个人来？至于工钱什么的，你就说都是自家人，以后再说也不迟！”马虎儿把话说完，又吩咐伙计给他推出自行车来，伸出左手用大拇指摁了摁后胎，抬起右手扶了下头上的礼帽。回头，对众人说：“大家伙儿该干啥干啥！我走了。”便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。当时骑辆自行车，犹如现代人开上漂亮的小汽车；加上马虎儿人生得精干，无论去到哪里，一看他浑身上下的装束谁也不敢小看。

马虎儿从家里出来，没长时间就把两处铺面的事情办妥。地点选在距陶城北四十里地的东佛镇，和西北方向距离差不多远的西圣坞，两处全是一千多口人的大村庄，在当时属于人口最多的村落，说是“东佛镇、西圣坞”，两个村里却都没有寺庙，传说，数百年前东佛镇曾叫“东佛正”、西圣坞曾叫“西圣无”；东佛镇的人相信佛祖，西圣坞的人崇拜关圣，两处都有一座大寺庙供奉着各家的圣像，长年累月香火不断。两个村里各有一个崇文善武

的大员外，东佛镇的张员外崇文、熟读《四书五经》，西圣坞的杨员外擅武、精通《少林功夫》；明鼎时期东佛镇出了个文状元，西圣坞出了个武状元，两人年龄同庚，就在他们领了状元的同一年，文状元生了个女孩，武状元生了个男孩，长大以后，武状元的令郎娶了文状元的千金，从此文武状元便结成亲家。就在两个状元庆祝六十大寿的同一天夜里，两人梦见了相同的奇梦。文状元梦见，一位蓬头垢面的跛足老者手里拿着一把羽毛扇子，进门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用扇柄在地下写了三个字“东佛正”，随口念道：“东佛镇应是东佛正，正同真、真同正，真正难分，书正原无形，‘供佛假、效佛真’，效佛应济贫。”老者言毕，倏忽不见。武状元梦见的老者和文状元梦见的一模一样，进门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用扇柄在地下写了三个字“西圣无”，随口念道：“西圣坞应是西圣无，无为天、天为无，无天不差，写无本有意，‘尊圣虚、学圣实’，学圣当为公。”言毕，倏忽不见。两个状元梦醒百思不得其解，过完寿诞两人聚在一起，谈论起梦里的情景“同梦异、异梦同”更加感到奇妙，根据老者的形象结合他最后说的“济贫、为公”，两人同时“哦”了一声，都说梦中的老者是济公显灵。济公是中国历史上传说的最高佛学家，济天尊佛的原则是“佛在我心”。文武状元经过商量达成协议，决定把两个村的寺庙拆除，按照梦中老者的点化，把东佛镇改成东佛正，把西圣坞改成西圣无，号召村人以济公为榜样“真心学佛多做善事”。两个状元死了以后，村人们代代相传，传着传着又把村名传回到原来的字样，原来的寺庙却没有重建起来，因此便成为后来假的东佛镇和西圣坞了。

东佛镇和西圣坞相隔五十多里，中间隔着一条河，两处地方与陶城相互应，布局成鼎足之势。出师顺利，把马虎儿高兴得犹如饮了美酒似的，和当年诸葛亮“东吴用兵、草船借箭”的得意心情差不多：“我坐在城楼上向下观看，司马懿你……”一路上哼着晋剧《空城计》里的唱腔，若不是骑着自行车不方便，手脚都想舞动两下。进到城里过大十字路口，遇见店里的王先生在街上站着打招呼，他都摇头晃脑地只管唱，没顾上和对方搭话。马虎儿回到日月昌铺面前，一只脚还在自行车上跨着，便大声叫唤：“老三！老三！”老三应声跑了出来。马虎儿问：“手上的事情办

得咋样？”老三说：“说是都说好了，特别是六日哥，巴不得就跟着来呢！不过，咱姨倒是没说什么；听咱姑的口气，是怕日后麻烦，想让现在说清楚点呢！”马虎儿说：“说不说，都没啥！用外人咱也不能让人家吃亏，何况是自家亲戚！”

“马虎儿”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意思，原是想他长大能像老虎一样厉害。岂不知马家哪辈老祖血液里含有不认真的成分，或是这马字和虎字结合不当的缘故，未曾想，全应在了他办事既马虎又草率的性格上，马家铺子的发展大事就这样草草地定了。接着便开始准备两个新开铺面的设施。马虎儿出去买好木料、找下木匠师傅，计划做几套水柜货架子两块牌匾，同时再做一块儿大点的牌匾；他觉得日月昌原来的招牌不但是旧了，而且还有点小，如今马家的生意铺排场大了，外表上更得像个样子。趁此机会，也该把老店内原有陈设整理一下，重换一块儿醒目的大招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忙乱，日月昌的面目焕然一新。门面都用紫红色油漆刷了一遍。新做的牌匾“日月昌”三个字，是陶城有名的才子周举人写的，黑底金字书写颇具功力，并请隔壁胡同里的前秀才郭文科编了一副对联：日进客千名页外；月添财万两黄金。字同样是让周举人写的，“字词得题、内容吉祥”路人看了大都说好！马虎儿听了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

整洁漂亮的门面给店铺增添了不少光彩。这样一来，原本小有名气的日月昌在陶城以及附近村庄名声大振！人们都知道日月昌这下子闹大了，生意自然也比以前红火了许多。随之，马虎儿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有了明显的变化。人得喜事精神爽！这几天马虎儿起得特别早，穿一身灰绸衣裤，先在城壕马道里打两趟拳脚。练完功夫，口里哼着秧歌小调回到店前，背着手欣赏郭秀才和周举人的佳作。附近的街坊邻居路过门前，大都点头微笑着对他说一声“马掌柜早”。众人把个马虎儿捧得心里洋洋自得、脚下如步青云。拱极村的人更是对他另眼相看。村里的几家土财主，不用开口便找上门来说：“虎儿，要用钱时吭个声儿！”真就应了那句“人走旺神仙敬”的俗话；连见了一般人常是扬头走路的大富户孔继善，在街上遇见他都主动搭腔：“虎儿还行，真的有股子虎劲！生意闹大了，钱要是转不开了吭声。叔信得过你！”。

日月昌由原来的一家铺面一下子支成三家铺面。凭原来老字号的信誉虽然能赊回货来，日用流动资金却不够用，急需要向人借钱。马虎儿心思：“就认准一面大鼓敲吧！”先借了孔继善的五百现大洋，问其付多少利息？孔继善捋着颌下的胡须，含糊其辞地说：“侄儿，咱父子俩还有啥说的呢？这事说到底是有你的才能有我的。钱你先拿着用！到时候挣了按照行款付息；挣不了少给我点也行！”听孔继善说话如此爽快，马虎儿便没有多说。心里暗想：“借人家的钱到时候总不能让人家吃亏！”觉着不够，又在岳父家凑了一些，钱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。

经过一段日子的忙乱，外县的两个店铺也布置得差不多了。弟兄们商量了一下，请城内有名的风水先生黄半仙拣了个黄道吉日，定于农历二月十六日东佛镇和西圣坞两地同时开业。这天吃过早饭，马虎儿吩咐老三去找表哥团子和表弟六儿，叫他们提前两天过来，帮助店里通知有来往的客商。又派小伙计到漆器铺拿为两个铺面定做的牌匾，字词同样出自城内有名的二位高手笔下。东佛镇的铺面字号叫“日继昌”，中间一字双关，取继承祖业兴盛之吉；三字通读又含日月昌分店之意。另外配了一副对联：信誉能招千里客；公平可取四方财。西圣坞的字号叫“义和昌”，这三个字是马虎儿提议起的，前两字是用来提醒他不忘父嘱，带领弟兄三人团结一致共兴祖业，末尾昌字也示日月昌分店之意。两边对联：来往合理德信义，买卖公平仁善和。眼下不说别的，光这三处店的字号名称和三副对联内容，就把马虎儿高兴得有点飘飘然了。

开张庆典仪式决定在陶城统一举行。前一天下午，日月昌门口就张灯结彩清水洒街，好一派办大事的气势。马虎儿激动得晚上连觉也没有睡好，刚刚鸡叫就从炕上爬起来。这几天拳脚也顾不上练了，在街上胳膊腿的绕了几下，就回到院里大声叫唤：“老三起吧！今天事多，完了还得派人去另两处地方，那么远的路，宜早不宜晚。听见了没有？”他故意把后面的话加大声音，好让大家都听见。听到喊叫，全院人醒的没醒的都起来了。经过一阵刷牙洗脸的忙乱，人们便各就各位开始干事。提前约好的名厨刘师傅，腋下挟着一把菜刀，身后跟着个缩脖驼背的小徒弟。胖墩墩的厨师进到院里，朝马虎儿微笑着点了下头。马虎儿说：

“老刘师傅过来啦！今天这事就看你的了，一定要让大家吃好！缺啥少啥你尽管找王先生要就行了。今天的事情多，我可顾不上照应你！”刘师傅说：“马掌柜，放心忙你的大事吧！我这里不用你操心！”说完就到厨房忙活去了。

清早客人不多，除过帮忙的邻居都是自家亲戚，饭菜也比较简单。吃完早饭，帮闲打杂的人忙着收拾灶具。时辰不大，前面的伙计便开始吆喝：“马掌柜，有客！”先来的是郭秀才、周举人、看风水的黄先生，以及平时有来往的东家掌柜之类人物。隔一会儿一声“有客”。临近中午，县府内商局、税局的油爷们，以及一些远道的亲朋好友也都陆续来了。戏中自然少不了某些沉得住气的花脸角色，必须派专人去请。主要把式还得有劳东家亲自出马才能“掇接”过来。忙到中午时分，还差一个唱黑脸的主儿未到。马虎儿说：“警察局的高局长，我早几天就亲自给他送了请柬，怎么也不见他的面？”王先生说：“已经派人去叫过两次了！听他家里人说，高局长前天晚上就没回去。要不咱们就别等他了？”马虎儿没有吭声。他心里清楚，这个主儿可是说什么都招惹不起，因为对方是枪局里的头儿，和那门子公家人都有来往；其为人处世早已习惯了，只讲独理不讲公理。面对这样的人物，马虎儿也是丝毫不敢“马虎”的。

找不到人没办法，马虎儿看见在枪局里当差的亲戚栋子来了，便向他打听高局长的下落。栋子说：“去麻巷‘菊花园’里找吧。恐怕十有八九是在那里呢！”马虎儿听后恍然大悟！他早知道高局长是有名的色鬼，连忙骑上自行车去到菊花园。菊花园的鸨娘花枝招展地在门前坐着，见马虎儿骑洋车、戴礼帽的派头，像个有油水的主儿，也顾不上和他搭话，便朝屋里喊叫：“姑娘们，有客！”又回过头来堆着笑脸说：“爷们请进！想要哪级儿的？”马虎儿说：“我是来找人的！”边说边往里走。鸨娘一听，立刻收掉粉脸上的笑容说：“我这里能有啥人可找？”说着把手中的门帘狠狠地一甩，不高兴地转过身去。马虎儿对着她的背影大声喊叫：“喂！我问你，高局长可曾来过？”鸨娘听后立马转身出来，满脸笑容、闪着两颗银牙，娇滴滴地说：“哟！想不到你还认识我们高局长！他和你是啥关系呢？”马虎儿说：“高局长是我今天要请的客人。”鸨娘听了，便噘着声儿朝屋里喊：“高局

长，有朋友请你呢！”里面粗声粗气地问道：“谁呢？”“是我，马虎儿。”高局长听说是马虎儿，这才记起马家铺面今天请他吃饭的事，感觉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吻了一下搂在怀中的宝贝儿，站起来摘下挂在墙上的器械，边朝身上挎边往外走。此人生得五大三粗，两道八字眉、一双鹞子眼，见了马虎儿显出不屑一顾的样子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要不是你来，我倒把这事情忘了！”马虎儿强装着笑脸说：“高局长就差你了，快走吧！我带你过去。”马虎儿骑上自行车和高局长离开菊花园，后面拖着鸨娘“高局长，常来慢走！”的细长声儿。

这边称兄道弟，那边吆五喝六，从中午开始一直乱到半后晌。周举人郭秀才一类人物，还有和日月昌有来往的诸多客商，以及马家的亲朋好友，大家吃完饭都陆续离去。剩了些既难请又不好打发的主儿，桌子上杯盘狼藉，有点酒量的人也全喝成半醉。酒喝的多了，话也就长了。其中有几个见多识广的，还坐在那里溅着唾沫星子高谈阔论；还有两个喝得吐了一地躺在炕上睡了的，看那样子一时半会还没有离去的意思。马虎儿心事重重地把老三和六儿叫到跟前说：“外面那两摊子只有两个小伙计看着，我心里不放心。按原来的计划，你两人把随身需用的东西准备好，六儿去西圣坞，老三去东佛镇。今晚上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清早就动身走吧！我把家里安置好了，随后就去。”马虎儿说完，便从家里出来。走到街上，发现天空飘来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，心里暗想：“这鬼天气，刚才还好好的，说变就变了。不会下雨吧？”突然间又刮来一股怪风，日月昌的牌匾“叮噹”响了两声，檐前挂着的两个灯笼，被风吹掉下来一个。引得马虎儿精神恍惚，有点若有所失的感觉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哪！”一股子不耐烦涌上心头，捡起掉在地上的灯笼，回去往院里的台阶上一扔，也顾不上招待没走的客人们，转身回到后面的账房里睡了。开业庆典吉日过后，忙乱着收拾了一天，便开始安排三处铺面的营生。老大和店内的老伙计二成，还有新招的一个小徒弟，经管旧铺面；日月昌的事务较多，但有经过长期考验的王先生管账，可说是万无一失。老三和团子去了东佛镇。刚开张的买卖，生意自然不会太好，有老三亲自坐镇，估计也不会出多大问题。西圣坞的摊子由马虎儿分管。因为他还要顾及全面，特

意安排了精明能干的表弟六儿，另外派了一个小伙计。

这时正赶上春耕季节，人们大都在地里忙活，各行业的生意全不景气。马虎儿隔三差五地这儿跑跑那儿看看，忙忙碌碌的，转眼间已到了夏收时期。村里还种着几亩麦子，又回去找人收拾了几天，农忙季节很快过去，店里的生意一天天转入旺季。马虎儿的老母亲眼睛原本就不好，因为丈夫死后流泪过多，后来便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自马吉祥去世后，马虎儿弟兄俩成天在店里忙活，家中只剩老太太和三个儿媳妇。四个女人凑在一起，好像水缸里放了四个瓢，磕磕碰碰的事经常发生。老大媳妇身材矮胖、五官匀称，平时不吭不哈，她是妯娌们中间最能沉得住气的人，自然也惹不下什么事非。老三媳妇长相俊俏却是嫁过来迟，瞎眼婆婆也看不见是啥模样儿，只是听她说话的声音甜润“妈长妈短”地叫上两声，老人家脸上便有了笑容。两妯娌一个能沉住气、一个学的乖，唯有老二媳妇张氏身材高大，说话粗声粗气，走路急急忙忙，天生的直性子脾气，如能早解放些日子还她两只大脚，其操持家业的本事定会胜过许多男人。张氏身强力壮，在家里干的活比别人多，老太太眼睛看不见，只是听见她说话走路的声音，感觉很不顺耳。要不是张氏跟前有俩拿人的宝贝——大儿子马腾举、二儿子马腾云，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就更差了。由于老三媳妇暂时没生，老大媳妇生的是两女娃，腾举和腾云自然成了马家的命根子。自从老太太瞎了眼睛以后，马虎儿为让母亲跟前有个解闷的人，就让腾云和老太太在一块儿吃饭睡觉，遇事给她当“小跑”。老太太心里最疼的也就是她这个小孙子。张氏脾气不好，性格倔强。她认为自己在这个家里出力最多，婆婆不喜欢她是不识好歹，心里窝着一口出不了的气，因为小小的家事“隔三差五”总免不了和婆婆发生摩擦。她和老太太争吵的时候，常拿自己的宝贝儿子要挟婆婆。老人家受了媳妇的气便在儿子面前诉苦。马虎儿听了心里难过却又无法调解，就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和我媳妇在一块儿经常吵闹，长此下去‘家不和外不顺’实在也不是个办法。依我看，你老人家还不如到城里去住好呢？”老太太一听，马上来气说：“什么？你向着你媳妇，谋算赶老娘出去，好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”马虎儿急忙辩解：“妈，我说的不是那意思！我是因为你在家里孤闷，还免不了生闲气，怕伤了你

老人家的身体呢！你住到城里热热闹闹的，又离我姐她们近了，她们想去看你也比较方便。你要是实在不想去就算了，这话全当我说。”老太太听了转念一想：两个女儿都在城里，自己住过去确实离她们近了，脸上立马就由阴转晴，改口说：“妈在这世上的日子反正是不多了，离开点也好！要走现在就走。隔上几日，你们把云儿领到城里让我见见就行！”马虎儿又和老婆商量，张氏这里自然是巴不得的事。两口子趁热打铁，忙着给老太太收拾好随身用品。马虎儿在村里雇了一辆驴车，当天下午便把母亲送到城里。

从此以后，日月昌柜台后面靠里间屋门口的空地方，多了一张半新不旧的太师椅。老太太有精神时，便坐在太师椅上和店里的伙计们说闲话。店里来来往往的人多，正好能给老人解闷。马虎儿见母亲坐在那里非常乐意，他心里自然也很高兴。老太太进城以后，家里剩下三个妯娌还在一块儿过着，轮流做饭却是完全没了约束。老大媳妇和老三媳妇知道外面的一摊子全是由马虎儿说了算，心里感到很不平衡。两人就像商量好了似的，合起伙来对付老二媳妇。大媳妇的娘家是一个村里的；三媳妇的娘家是西堡，距拱极村只有二里多地。各自的亲属来往不断，两人经常瞒着张氏往各自的娘家转腾东西。时间一长，张氏心里是明白明白的，眼看家里的东西少了却是拿不住对方的把柄，因此非常嫉恨。隔壁院里住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名叫富兰，丈夫在宁夏做买卖长年在外，家里经常聚着一班子打牌的人。张氏闲暇时也免不了过去凑个热闹，一来二往两人相处得亲如姐妹。张氏为了报复心里的不平，经常在家里偷上米面和食油存放在富兰家里，对机会换成货币存为私房。妯娌们钩心斗角、明来暗去，各显神通，一时间，三个媳妇全成了家里的内贼，发展到严重的程度，甚至打着日月昌旗号在村里胡乱错钱，马老太太和她的三个儿子全然不知。

马虎儿弟兄三个，另有两姐一妹都是嫁到城里。旧时娶嫁特别讲究门当户对，因当时陶城街上还没有日月昌的字号，除三凤而外，先嫁出去的两个姐姐家境都比较贫寒。母亲住到城里，闺女们自然会常来看望，于是，柜台上就多了些不该发生的小故事。这天大女儿来看母亲，见老人在柜台上坐着和小伙计拉家

常，腿还没迈进门槛便甜甜地叫了声妈。老太太眼睛看不见，却能听出是大女儿的声音，应声道：“哟！是凤仙来啦，真想死娘了！”说着乐得站起来就想往前走，好尽快摸一摸自己的女儿。凤仙赶忙紧走几步，过去扶住老人。母女俩免不了一番二凤长、三凤短，小外孙这个淘气那个乖的一顿唠叨。大女儿的长相和她母亲相似，身材不高，瓜子脸、单眼皮。凤仙在柜台里来回转悠着，打眼瞟见货架子上挂的一顶小花帽，随口说：“哟，这顶花帽好漂亮呀！”说着，把小花帽摘下来，拿在手上端详着，连连称赞：“这顶花帽真是太漂亮了！我们小平儿戴上肯定好看。”母亲在旁边听了说：“喜欢就拿一顶回去给孩子戴吧！”凤仙心里想要，却有点不好意思。母亲接着说：“自家卖的东西，妈做得主！尽管拿回去戴吧。”凤仙听了心里非常高兴，也就没再推辞。娘俩又唠了几句家常话，凤仙告辞说：“妈，我得回去啦，家里的人还等着我做饭呢。你老可要注意身子！我回去安排一下，过几天接你到我们家住些日子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妈老不值钱啦，不想给你家里添麻烦，只要你抽空过来看看妈就行了。”凤仙伸手理了理额前的刘海，拿起柜台上的小花帽走出店门。老太太顺着女儿走出去的脚步声，直了直腰说：“记得常来看妈。”凤仙边走边说：“妈，你放心吧！我一定会常来看你的。”

凤仙拿着小花帽回去，给女儿小平儿戴在头上。另外两个女儿见了觉着好看，也过来缠着老太太为她们各家的孩子要了一顶。临走时，觉得外面天气冷，二凤还在柜台上顺手扯了一块儿毛巾，给三凤的孩子围在脖颈上。二凤和三凤的年龄只差一岁，身材与长相全取了父母亲的优点，就像好模刻出来似的。姐妹俩嘻嘻哈哈地说笑着走了。从此以后这事也就算开了头，老太太经常拿柜台上的东西送这个给那个，梁堡的妹妹进城来看她也免不了捎带给点。柜台上的小伙子们见了明知不对，却没人敢站出来阻拦，只是悄悄把情况反映给了账房的王先生。王先生轻咳着点了点头，没有吭声，心里却自有他的主意。瞅着有一天老太太高兴的时候，王先生绕着弯儿说：“老人家，听说你老常在柜台上拿东西。这事，是不是应该跟虎儿说一声？”老太太听了，拉着脸说：“王先生，听你这意思是我拿不过，还是怎么的？虎儿都是我生的，难道说我连这点小权利也没有？”听对方说话的口气，

王先生心里明白，难听的三个字“你算啥？”还没说出来呢！于是，他也就再不敢多言。从此以后，无人敢说的事越发严重，刚开始，伙计们看见老太太拿柜台上的东西送了人，还在账上画着点；时间一长，众人都看花了眼，习惯成自然，以后大家干脆就连账也懒得记了。隔了些日子清点货物，发现短了不少零碎东西，马虎儿追究原因，店里的伙计说：“你去问老太太吧！老太太经常拿上东西送人。我们说过她好多次了，可她就是不听！我们这当下人的，唉……”马虎儿听了自然无话可说。他知道母亲经常在柜台上拿东西送人不对，就过去劝诫说：“妈，以后不要在柜台上乱拿东西送人，你在柜台上乱拿东西送人，店里没法记账。”老太太一听马上来气，把手杖一杵，气恨恨地说：“怎么，难道老娘就连这点小事也主不了？我拿东西又没给了外人，咋的！你两个姐姐就沾不过你们点东西？别忘了你现在掌管的这一摊子还都是死鬼留下的。老娘暂时还吃不着你们呢！”说着便大声哭了起来。马虎儿还想解释，老太太却一点都听不进去，哭着嚷着没完。马虎儿见母亲非常伤心，觉得涉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，真有点不好意思，也就没再往下深究。事情就这样马马虎虎地过去了。以后的日子，店里的伙计们瞧出门道来，觉得丢了东西有人顶着，大家伙儿便都试着干起浑水摸鱼的勾当。

后半年的生意普遍兴旺起来，各地进的货总不够卖，又想方设法在别处赊了些东西。马虎儿今天去这头、明天跑那头，三个摊子忙里忙外地几个月也顾不上清点货物。这天马虎儿去晋川看货路过东佛镇，进屋瞧见老三站在柜台里面，正和一个顾客结账。团子从里间屋出来，红着脸问：“虎哥你从哪里过来呢？”（团子胖乎乎的，是个一说话就好脸红的老实人）马虎儿说：“刚从晋川看了一下货。”说完，在柜台旁边的一个凳子上坐下。团子则忙给端过一杯茶水来，马虎儿喝着水，等老三和那个顾客结完账，问：“这两天的生意怎么样？”老三说：“还可以，比前些日子强，就是有些货物不全了。”马虎儿说：“我也是为这事过来，想和你商量呢！那两处的情况也差不多。常言道‘货不全、不挣钱’。摊子是铺排开了，可惜咱们资金不足。下半年的生意是越来越旺，到腊月里恐怕更是忙不过来。眼看着临近年底，欠人家的货款也该还了。我看咱们还得赶紧想办法再筹划点钱呢！”